

外国现当代 短篇小说赏析

(一)

《名作欣赏》编辑部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外国现当代短篇小说赏析

(一)

《名作欣赏》编辑部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28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600册

*

书号: 10088·924 定价: 3.65 元

目 录

大海的沉默……………【法】凡尔柯尔作（1）

——纪念被杀害的诗人圣保尔一鲁 周国强 译

于无声处听惊雷……………周国强（30）

——《大海的沉默》译后

全懂先生……………【英】骚·毛姆 作（34）

杨慧林 译

引而不发 善露善藏……………胡 柯（42）

——试析《全懂先生》的艺术特色

没有被征服的女人……………【英】骚·毛姆 作（47）

瞿昭辨 译

读《没有被征服的女人》……………成 立（79）

莫斯小姐的一天……………【英】曼斯斐尔德 作（82）

筱 璋 译

莫斯小姐的镜子……………方 平（94）

——《莫斯小姐的一天》的艺术分析

垂直的梯子……………【英】威廉·桑逊 作（100）

胤 嘉 译

《垂直的梯子》简析……………胤 嘉 (110)

蝗虫袭来……………【英】陶丽丝·莱辛 作 (112)

海 西 译

陶丽丝·莱辛及其作品……………海 西 (120)

该这样看待事物……………【英】安德鲁·苏泰 作 (123)

彭思华 译

豹尾一甩 精神全现

——读《该这样看待事物》兼谈小说结尾的艺术

……………张仁健 (139)

泉河桥畔的“意识流”……………徐永端 (147)

泉河桥记事……………【美】安布罗斯·皮尔斯 作 (151)

缪华伦 译

头七年……………【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162)

董衡巽 译

《头七年》·阮克大夫及其他……………柳鸣九 (174)

我的儿子是凶手……………【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作 (180)

郑诗鼎 徐宗英 译

一曲心灵的悲歌……………潘维新 (188)

——《我的儿子是凶手》赏析

信号塔……………【美】查理士·霍兹华斯·肯柏 作 (191)

徐 朴 译

精心的选择 巧妙的揭示……………张成德 (211)

——谈《信号塔》的内在冲突

盼……………【美】佛·司各脱·费茨吉拉尔德 作 (217)

李 明 孙建国 译

翘首等待何时了……………韩玉峰 (223)

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卡森·麦卡勒斯 作 (229)

李文俊 译

畸形社会孤独者的哀音……………赵毅衡 (297)

——怎样理解《伤心咖啡馆之歌》

女仆……………【美】理查·赖特 作 (307)

张文郁 译

独创的形式 深沉的控诉……………张成德 (340)

——《女仆》赏析

儿子……………【美】约翰·厄普代克 作 (347)

木 同 译

美国四代青年的心理剪影……………王 兢 (354)

——评《儿子》

离合……………【日】川端康成 作 (358)

李 芒 译

一股源于心泉的溪流……………陶 力 (375)

——《离合》浅析

恶魔……………【日】远藤周作 作 (384)

张磷声 译

似曾相识 新意盎然……………卢 昆 (408)

——《恶魔》读后

快跑！梅洛斯！……………【日】太宰治 作 (412)

朱金和 译

一曲信义战胜欺诈的颂歌……………并 石 (426)

——读小说《快跑！梅洛斯》

桔子……………【日】芥川龙之介 作 (432)

朱金和 译

美丽的心灵……………朱金和 (436)

——读芥川龙之介的《桔子》

到网走去……………【日】志贺直哉 作 (440)

李 芒 译

“心境小说”的范作……………马家骏 (449)

——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

红茧……………【日】安部公房 著 (454)

胡志昂 译

安部公房及《红茧》……………胡志昂 (458)

陌生国……………【日】星新一 作 (460)

孙利人 译

星新一小说三篇……………隋复才 译 (478)

陶 力 校

搜财之道

梦幻中的巨款

谜一般的女人

星新一和他的创作……………陶 力 (499)

黑爸爸和白爸爸……………【印度】默西帛·辛赫 作 (509)

唐生元 译

读《黑爸爸和白爸爸》……………张 著 (516)

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苏】N·格列科娃 作 (519)

王小路 译

一个自信的现代小市民形象……………石南征 (535)

——《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简析

儿子……………【乌拉圭】奥·基罗加 作 (540)

杨德友 译

无声的悲歌……………黄 坪 (546)

——读《儿子》

多戈和萨拉……………【尼日利亚】戴维·奥沃耶勒 作 (551)

陈荻帆 译 王懋和 校

被迫害的贼……………张小苏 (560)

洗不掉的血污……………【葡萄牙】若泽·罗德里格斯·米盖斯 作 (566)

范维信 喻慧娟 译

良心的判决……………黄月华 (585)

——读《洗不掉的血污》

大海的沉默

——纪念被杀害的诗人圣保尔一鲁

〔法〕 凡尔柯尔 作

周国强 译

他在到来之前先大大炫耀了一番军事上的排场。首先是两名小兵，两个人的头发都是金黄金黄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瘦子，另一个五大三粗，长一双采石工的手。他们看了看房子，没有进来。尔后来了一名士官。笨手笨脚的小兵陪伴着他。他们跟我说话，用的是自以为是的法语。我一个字儿也没听懂。然而，我把空着的房间指给他们看，他们显得很满意。

翌晨，一辆很大的灰色鱼雷形军用敞篷汽车驶进花园。司机和一名笑嘻嘻的，金头发细高个青年士兵费了很大的劲儿从车上拖下两只箱子和一个灰布大包裹。他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抬进那个最大的房间。敞篷汽车开走了，接着几小时后，我听到一阵马蹄声响。三名骑马的人出现了。其中之一跳下马来，跑去浏览一番旧石头楼。他回来了，他们连人带马都走进了我用作工棚的谷仓。我后来发现他们把我的工作台压脚塞进两块石头间的墙洞里，压脚上系一条绳子，马匹便拴在绳子上。

有两天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再也没见到一个人。骑士们一大清早便带着马出门去，他们晚上再把马匹带回来，而他们自己则睡在铺满干草的阁楼里。

接着，第三天早晨，大敞篷汽车又来了。笑嘻嘻的年轻人扛起

一只宽大的旅行箱，将它搬进房里。然后，他提上自己的背囊，放在隔壁房里。他下楼来，用准确的法语跟我侄女说话，要床单。

跟每晚一样，她刚给我斟上咖啡（咖啡能使我入眠）。我坐在房间最里边，相对地处于阴影之中。房门朝向花园，与花园在同一个平面上。一条红色方石板路沿着屋边延伸开去，下雨时挺好走。我们听到鞋后跟敲打石板上的走路声。我的侄女望了望我，放下她的咖啡杯。我依然捧着我的杯子。有人敲门，去开门的是我的侄女。

天黑了，那年十一月份的天气并不很冷。我看到一个魁梧的侧影，鸭舌帽，雨衣象斗篷般披在肩上。

我的侄女开了门，始终一声不吭。她把门扉推到靠近墙壁，自己紧贴墙站着，什么也不看。我小口小口地啜着咖啡。

军官在门口说：“劳驾。”他略略点了点头。好象他是在探测沉默的深度。然后，他走了进来。

斗篷滑到他的前臂上，他行了个军礼，摘掉帽子。他向我的侄女转过身去，微微弯了弯腰，审慎地一笑。接着，他面对着我，比较严肃地对我鞠了一躬，说：“我叫凡尔奈·封·艾勃雷纳克。”我还来得及很快地想到：“这不是德国人的姓。流亡新教徒的后裔吗？”他补充说：“我深感抱歉。”

最后一个字拖得长长的，落进沉默之中。我的侄女关上了门，她仍然背靠着墙，直愣愣地望着前方。我没有站起身来。我慢慢地把空杯子放在风琴上，又着双手静候下文。

军官又说：“我想我将为你们的安宁尽力作好安排。”他站在房间正中，十分高大又非常瘦削。他抬起手臂可以触摸到小梁。

他的脑袋稍稍前倾，仿佛脖子不是安在肩上，而是从胸口长出来的。他的背并不驼，但这便使他象是个驼背。他的胯部和削肩给人的印象很深。他脸庞清秀，具有男性的美，顺着脸颊有两道深深的凹陷。藏在眉弓阴影中的眼睛看不清颜色。我似乎觉得它们是浅蓝色的。金黄色柔软的头发往后梳着，在悬挂式分枝吊灯下闪着丝绸般的光芒。

沉默持续良久。它变得越来越浓重，好象早晨的雾。浓浓的一动不动。我侄女的木然不动，当然还有我的，使这种沉默变得十分沉重，使它象是铅铸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军官自己也保持一动不动，直至最后我看到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的微笑是正正经经的，没有一点奚落的迹象。他随便打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没领会。他的目光盯在我始终绷得紧紧挺得直直的侄女身上，于是我便能从容不迫地观望他强壮的侧影，窄窄的隆起的鼻梁。在半阖的唇间，我看见一颗金牙齿在闪闪放光。他终于转过眼去，望了望壁炉里的火焰，说：“对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我深感尊敬。”说着他突然抬起头来，盯了一眼雕刻在窗棂上头的天使。他说：“我现在可以上楼到我的房里去。但是我不知道路怎么走。”我侄女打开通往小楼梯的门，看也不看军官一眼便拾级而上，仿佛只是她一个人。军官随她而去。这时我才发觉他有一条腿是僵硬的。

我听到他们穿过前厅，德国人的脚步声在过道上振响，一脚轻一脚重，一扇门打开，接着又关上。我侄女回来了。她重又拿起杯子继续喝她的咖啡。我点着烟斗。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说：“谢天谢地，他好象还可以。”我侄女耸了耸肩。她把我的天鹅绒上装往膝盖上拉了拉，缝完已经开始补的补丁。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厨房里用早餐，军官走下楼来。另一个

楼梯通往厨房，我不知道德国人走那条路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还是出乎偶然。他在门口站住，说：“我晚上睡得真香。我希望你们昨晚过得也一样好。”他含笑望着宽敞的房间。我们木柴不多，煤炭更少。我把房间重新漆过，我们搬了几件家具进来，一些铜制厨房用具和几只古色古香的碟子，以便在此蛰居过冬。他细细察看着这些东西，我看到他洁白得发亮的牙齿尖尖。我发现他的眼睛并不是我所以为的蓝色，而是金黄色的。最后，他穿过房间，打开通往花园的房门。他走出两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们爬满葡萄藤的长长的褐色旧矮瓦房子。他咧了咧嘴轻轻地笑笑。

他一反手指着光裸裸的树木丛中略微高出山丘的不可一世的建筑物说：“你们的老镇长对我说我将住在一座城堡里。我将对我的伙计们说，祝贺他们搞错了。这里的城堡可是要漂亮得多呢。”

接着他重又关上房门，隔着玻璃窗向我们敬了个礼，走了。

晚上，在与前一天同样的时候他回来了。我们在喝咖啡。他敲了敲门，但没等我侄女去给他开门。他自己开了门，说：“我怕打扰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我将从厨房进出，这样，你们可以把这扇门锁上。”他穿过房间，让手在把手上停留了一会儿，望着吸烟室的各个角落。终于他微微躬了躬身，说：“我谨祝你们晚安。”说完，他出去了。

我们从不锁门。我不能肯定这种克制的理由是十分明确，十分纯洁的。我和我的侄女出于默契，决定丝毫不改变我们的生活，即便是鸡毛蒜皮的事也不改变，就象那军官并不存在，好象他是一个幽灵。但也有可能在我的心中另有一种感情与这个意愿

搀杂在一起，我不能伤害一个人，而不感到不舒服的，即使他是我的敌人。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一个多月吧，每天重复了同样的情景。军官敲门，进来。他寒暄几句天晴天雨，天冷天热的话，或者别的同样无关紧要的话，它们共同的特性是并不非要答复不可。他总是在小门门槛上滞留片刻，往周围审视一番。一丝浅笑表示出他仿佛从这种审视中得到什么乐趣，每天是同样的审视和同样的乐趣。他把目光滞留在我侄女倾斜的侧影上，滞留在我侄女严峻和无动于衷的侧影上，而当他最后把目光转过来时，我肯定能从中看到一种笑盈盈的赞许。然后，他一鞠躬说：“我谨祝你们晚安。”说完，他走了出去。

有一天晚上，事情突如其来发生了变化。屋外下着雨夹小雪，极其寒冷和潮湿。我在炉膛里烧起为这种日子留着的粗木柴。我不由自主地想象在外的军官，他进来的时候定是一身白雪。但是他没来。该他来的时候过去很久了，我恼火地意识到他占据了 my 思想。我的侄女慢慢地打着毛衣，看上去专心致志。

终于，脚步声响起来了。但是这声音是从屋里传来的。从它强弱不等的响声上，我认出了军官的步履。我明白了他是从另一个门进来的，是从他房里来的。他一定是不愿穿着湿淋淋的威风扫地的军服出现在我们面前，先去换了衣服。

脚步一轻一重下了楼梯，门打开了，军官到来。他穿着便服。长裤是厚厚的灰法兰绒的，杂乱无章的暖褐色方格蓝灰底粗花呢上装。上装又宽又大，优雅洒脱地垂落下来。一件本色粗毛衣紧裹着修长的肌肉发达的躯体。

他说：“请原谅。我感到冷。我淋得湿透了，而我的房间又

很冷。我到你们炉边来取一下暖。”

他艰难地在炉膛前蹲下，伸出双手。他把那双手转来转去，说着：“好！……好！……”他转过身，背对火焰，始终蹲着，把一个膝盖抱在手臂里。

他说：“这里的天气算不了什么。法国的冬天是一个温和的季节。我们那儿的冬天相当冷。非常冷。树木是一些松树，一座座挤得紧紧的森林，上面的雪沉沉的。这儿的树木纤细。上面的雪是一条花边。我们那里使人联想到一头公牛，粗壮强健，为了生存它需要它的力量。这儿是灵魂、诗歌、洞察入微的思想。”

他的嗓音相当低沉，很不响亮。乡土音很轻微，仅仅表现在刺耳的辅音上。总的听上去象一种颇似歌唱的嗡嗡声。

他站起身，前臂支撑在高高的壁炉的过梁上，前额搁在手背上。他个子那么高，不得不稍稍弯着腰，而我连天灵盖也不会碰到。

他一动不动伫立良久，一动不动和一声不吭。我侄女带着无意识的冲动打着毛衣。她并不瞅他一眼，一次也没有。而我抽着烟，半躺在我柔软的大安乐椅上。我以为我们安如磐石的沉默是不可动摇的。就让这个人向我们行了礼走吧。

然而低沉而歌唱般的嗡嗡声重又扬起，我们与其说它打破了沉默，不如说它象是从沉默中产生的。

军官一动不动地说：“我始终热爱法国，始终热爱。上次战争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当时所想到的东西不能算数。但是从那时起，我始终热爱法国。只是远远地爱着。好象遥远的公主。”在庄重地说出：“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之前，他歌了一下。

他转过身，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身体靠在壁炉侧墙沿上。他的脑袋有点儿碰在隅撑上。他不时在隅撑上慢慢磨擦枕骨，象

雄鹿的一种自然动作。一张安乐椅就在旁边，他完全可以坐下。他没有坐。直至最后一天，他从来没有坐下过。我们并不请他坐，他也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可被视作亲密无间的行为来。

他重复道：

“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他是个十分爱国的人。战败曾使他十分痛苦。然而他热爱法国。他爱勃里昂^①，他相信魏玛共和国^②和勃里昂。他曾十分兴奋。他说：‘他将使我们结合起来，象丈夫和妻子。’他以为太阳终于要在欧洲上空升起来了……”

他说话时望着我侄女。他并不象一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那样看着她，而是象在看一尊雕塑像。而实际上，这十足是一尊雕像。一尊有生命的雕像。

“……可是勃里昂被击败了。我父亲看到法国依然受着你们残酷的大资产者的支配，依然由你们的德·温德尔们，你们的亨利·波尔多们，你们的老师领导。他对我说：‘在你能够穿着马靴戴着头盔进入法国前绝不应该到那儿去。’我不得不答应他，因为他快死了。战争爆发时，除了法国，我跑遍了整个欧洲。”

他微微一笑，说：

“我是音乐家。”似乎这是一条理由。

一块木柴倒下来，几块火炭滚出壁炉。德国人弯下身子，用火钳捡起火炭。他接着说：

“我不是表演者，我作曲。这是我的全部生活，因此，看到我成了军人对我来说真是一付怪相。然而，对这场战争我并不后悔。不，我认为从它将产生一些伟大的事物……”

他挺了挺身子，从口袋里伸出手来，让它们持半举起状态，说：

“请你们原谅，也许我使你们感到不快。但是我说的这些话也正是我一片好心所想到的，我出于对法国的爱想到这些。对德

国和对法国，将产生非常伟大的事物。在我父亲之后，我也认为太阳将照耀欧洲。”

他走了两步，躬了躬身。同每晚一样，他说：“我谨祝你们晚安。”接着，他走了出去。

我默默地抽完烟斗。我咳了几声，说：“也许对他不吱一声儿是不近人情的。”我侄女抬起脸。她倒竖柳眉，两眼炯炯闪烁着愤怒的目光。我感到自己脸红了。

从那晚起，这成了他来访的新形式。我们很少再看到他全付戎装。他先去换衣服，然后再来敲我们的门。是不是为了免得让我们看到敌人的军服呢？或者为了使我们忘记它，为了让我们对他这个人习以为常么？这两个理由肯定都有。他敲门，并不等待一个他明知我们不会给予的回答便走进来。他带着最老实的天性这么做，前来烤火，而烤火是他来到的一贯的借口，一个既骗不了他自己，又骗不了我们的借口。

他并不每晚必到，但我不记得有哪一次他没有说话便离开我们。他俯身在炉火上，就在他让自己的某个部位承受火焰的热量时，他嗡嗡的嗓音缓缓扬起，而在这些夜晚的过程中，以萦回在他心头的问题——他的国家，音乐，法国——为话题，他作着没完没了的独白。因为他一次也没试图从我们口中得到一个答复，一个同意，或甚至一个目光。他说话时间不长，从没比第一个晚上长过很多。他说出几个句子，有时因沉默而突然中止，有时带着一种祈祷的单调的连贯性持续不断。有时他一动不动靠在壁炉上，象一尊塑像，有时他走近一件东西，墙上的一幅画，口中仍不断地在说话。接着他缄默，他鞠躬，祝我们晚安。

有一次他说（这是在他来访的初期）：

“在我们那儿的炉火和这个之间区别在什么地方？木柴、火焰、壁炉当然大同小异。但是光线不同。光取决于它照亮的事物，取决于这吸烟室里的居住者、家具、墙壁、架子上的书籍……”

他沉思着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房间？它并不那么漂亮，请你们原谅！……”他笑了，说：“我是想说：这并不是一个陈列馆的房间……你们的家具，人家不会说：真是巧夺天工……不……但是这个房间有一个灵魂。整个这幢房子有一个灵魂。”

他站在书柜架子前。他的手指顺着书脊轻轻抚摸。

“……巴尔扎克，巴莱士，波德莱尔，博马舍，波阿洛，布封……夏多勃里昂，高乃依，笛卡尔，费纳龙，福楼拜……拉封登，法朗士，哥蒂埃，雨果……多大的诱惑力！”他含着浅笑，摇着脑袋，说：“而我还只是读到字母H！……还没到莫里哀，拉伯雷，拉辛，帕斯卡，司汤达，伏尔泰，蒙田^③，还没到所有别的人呢！……”他继续顺着书籍慢慢溜去，当他，我设想，读到一个他没想到的名字时，他还不时发出一声难以觉察的“哦！”他重又说：“对英国人，我们立即会想到莎士比亚。意大利人是但丁。西班牙是塞万提斯。而我们，立即会是歌德。在这之后，那就得想一想了。但是如果我们说：那么法国呢？这时，立即冒出来的是谁呢？莫里哀？拉辛？雨果？伏尔泰？拉伯雷？还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一齐拥来，好像是剧院门口的人群，不知道让谁先进来为好。”

他转过身，严肃地说：

“可是对音乐说来，那就是我们那儿的巴赫，贝多芬，瓦格纳，莫扎特……以哪个名字为先呢？”

他摇着脑袋慢慢地说：“而我们却在开战哪！”他回到壁炉边，他含笑的目光落在我侄女的侧影上：“可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将不再打仗，我们将结婚！”他的眼皮眯缝起来，颧颊下的凹陷处显出了两个长长的酒窝，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他高兴地说：“是的，是的！”微微地点头重复了这种肯定。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接下去说：“当我们开进桑特时，我高兴，因为老百姓很好地接待了我们。我非常高兴。我想，事情将很容易。接着，我发觉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发觉那是怯懦。”他变得严肃起来。“我瞧不起那些人。我还为法国担心。我在想：她难道真的变成这样了么？”他摇了摇头：“不！不。我后来看到了这一点。而现在，我为她严厉的面容而高兴。”

他的目光投向我的目光，我转开了。它略略滞留在房里不同点上，尔后回到我侄女那张淡漠得冷酷的脸上。

“我有幸在这里遇上了一位严肃的老人。以及一位沉默的小姐。一定要战胜这种沉默。一定要战胜法兰西的沉默。我喜欢这样。”

他望着我的侄女那顽固不化和无动于衷的情影，默默地，带着一种庄重的执拗，然而其中还飘忽着一些残存的笑意。我侄女感到这一点。我看到她泛起淡淡的红晕，眉间渐渐刻出一道皱纹。她的手指抽针的动作有点太急、太硬，冒着把线扯断的危险。

慢吞吞的嗡嗡声重又响起：“是的，象这样更好些。好得多。这造成一些牢固的结合，在这些结合中，各方都变得越加崇高……我读到过一个很美的童话，你们读到过这个童话，大家都读到过。我不知道题名在两个国家里是不是一样。我们那里它叫美人和兽。可怜的美人！兽对她这无能为力的阶下囚可以任意支配，它无时无刻不把自己无法忍受又不可避免的存在强加在她头